

怎样读懂“乐府诗”（三）

叶嘉莹

乐府诗中发展出早期叙事诗

讲《上山采蘼芜》，还有另外一点用意。我想让大家了解，乐府诗开始发展出一种叙事诗的形式。《诗经》大概都是抒情的，言志的。中国的抒情诗十分发达，而最早的叙事诗是在乐府诗里出现的，它是叙述一个故事，有一个故事的形式。而且在古代的叙事诗里，常常在叙述一个故事的时候，中间有一些对话。

《上山采蘼芜》是比较早期的乐府里的叙事诗，比较短。到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也叫《孔雀东南飞》，就非常复杂了。

还有一点，早期乐府里的叙事诗，很多诗的主角都是女子。你可以透过乐府诗看到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看到女子在当时不平、不幸的命运。乐府诗里反映了很多。从《诗经》开始，有少数的几首诗，像《氓》和《柏舟》。《氓》是说没有结婚以前，男子总是来做买卖，要买这个女子的蚕丝，卖给她布匹，来追求她。等到追求一旦到手了，就对她非常粗暴。《柏舟》也是写一个被抛弃的女子，说当你不幸运的时候，在艰苦患难的时候，我跟你在一起受了多少苦难，而现在居然就改变了。而《古诗为焦仲卿妻作》那一首长诗，写一个女子作为妻子，她的婆婆不喜欢她，所以把她赶走了，后来她自杀了，她的丈夫也自杀了。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民间流传了很久的“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写女子不幸的命运。

《上山采蘼芜》同样是写女子不幸的命运，社会上地位的不平等，造成她命运的不幸。“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这是一个被抛弃的女子。我们之前讲作诗的方法，有赋，有比，有兴，是理论上说起来，由物及心是兴，由心及物是比，直言其事就是赋。可是事实上，在作诗的时候很难说，有的时候就像是兴，又像是比。

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你看那桃花，“夭夭”是开得很好的样子，“夭夭”本来是少好，年纪很轻的叫“夭”，刚开的桃花。“灼灼”像一片火在燃烧这么美丽，春天的时候这么鲜艳的花朵。“之子”那一个女孩子，

“之”是指示词。“于归”，她出嫁了，是“宜其室家”。希望她出嫁以后，跟她丈夫家的人处得非常和美。那么这桃花的茂盛究竟是兴还是比呢？因为那美丽的刚开的桃花，跟一个美丽的新婚的女子也是相似的，在理性上也相等，所以兴跟比是常常混起来的。

不但兴跟比常常混起来，有的时候比兴跟赋也可以混起来。像《上山采蘼芜》，你也可以说它是赋，说这个女子出去采“蘼芜”，蘼芜是一种香草。我们也说过楚辞里面屈原总是用兰花、蕙草等香草代表美好的品德，而女子有时候为了制一些香料佩戴在身上，采一些香草。所以你可以说是赋，而香草也有比兴的意思，说这个女子的品德、容貌是美好的。这个女子是“上山采蘼芜”，她虽然被抛弃了，虽然是孤单的、悲哀的，但是仍然珍爱爱惜她的美好。

如果从比兴上说起来，不但“蘼芜”可以有比喻的意思，“上山”也可以有一种向上、向上的精神上的力量。“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当她采了蘼芜，下山的时候就遇见她以前的丈夫，就是抛弃她的那个丈夫。所以“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中国古人常常说到见面的时候长跪，古人本来的坐席就不是椅子，经常席地而坐，所以对于跪是很习惯的。

“长跪问故夫”，还是很有礼貌，“新人复何如”，说你现在有一个新欢的女子了，那个人到底怎么样呢？男子回答说“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新人虽然也很不错，但是不如从前的这个女子。“颜色类相似”，两个人容貌差不多，都很美丽。“手爪不相如”，可是手工工作的技巧和能力是不相同的。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阨去”，这个究竟是谁跟谁的对话，哪里是丈夫说的，哪里是妻子说的，很难断。这里假设是妻子说，不管怎么样你说两个人差不多，可是毕竟你现在是喜新厌旧了。“新人从门入”，新人从大门进来，故人就从她原来的闺房内室之中离开了。

后面丈夫又说了，说“新人织缣”，新的妻

子喜欢织缣，是一种丝织品，原来的妻子织素，也是一种丝织品，织得很好。“织缣日一匹”，新的妻子织缣，每天可以织出一匹来，有考证说只有四丈。可是旧的妻子每天可以织出五丈多长的素来。“将缣来比素”，如果从她们手工的成绩来说，用缣跟素来比。“新人不如故”，其实以能力来说，新人是不如旧人的。

可男子喜新厌旧，他不是做这种理性比较的，他有另外的原因，这个我们不大了解。所以他说“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乐府诗写得非常含蓄，这个女子的悲伤哀怨它一点都没有表示，可是这种对比之中的不平，“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而为什么现在“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阨去”？这是女子的不幸的命运，这是男子的败坏的品德。

《诗经》说，“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女也不爽”，女子感情是不改变的，我们说“爽约”，爽是改变、失约。“士贰其行”，是那些男子三心二意。“士也罔极”，这种男子做起事来，简直一点约束、一点道理、一点情意都没有，是“二三其德”，他的感情是变来变去的。中国古代女子在社会生活上的地位是不平等的，是不幸的。

乐府诗里反映一般人的民间生活，这不见得是诗人自己，只是诗人看到了社会上有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女子有这种可悲哀的命运。

五言诗到《古诗十九首》就已经成立了。什么叫做成立？就是完整的五言诗。什么叫做完整的五言诗？第一个是每句五个字，中间不许有什么衬字。第二个是双数的句子一定要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是自由的。可以换韵，换韵以后的规矩一样，也是双数的句子押韵，第一句可押可不押。

五言诗汉朝就已经成立了，而且是受了乐府诗的影响，受了当时流行音乐的影响。汉朝之后呢？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就是从五言诗的建立，到五言诗的律化。什么叫律化？就是注重更严格的格律。五言诗的律化是分成两步的，第一

步是对偶，第二步是平仄的协调。平仄的协调我们以后再讲，先讲对偶。

中国的语文单形体、单音节，一个字是一个方块，所以容易对偶。这边是红，那边就是绿；这边是花，那边就是叶。什么叫对偶？对偶一定要词性相同，文法的句式差不多是相同的。所以前面说的红、绿都是颜色，作为形容词，词性相同；一个花一个叶，都是植物，作为名词，词性相同。这是中国语文的一个特色。

最早的对偶也是自然的，不是有心的安排，自然而然就对起来了。比如《易经》上说，“水流湿，火就燥”。《易经》是很古老的，那时候没有人定一个规矩说你说话要对偶。他说水向湿的地方流，湿的地方总是低洼的、潮湿的，所以水流是向着低洼潮湿的地方流。火呢，是去干燥的地方燃烧。“水流湿，火就燥”，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湿和燥是形容词，流和就是动词。因为文字的特色，开始注重对偶了。最早的对偶是很自然的，不是有心去对的。

《行行重行行》中，“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这两句就对起来了。胡马、越鸟，马和鸟是动物，胡和越是地方，北和南是方向，风和枝是名词，依和巢是动词。

很多民间流传的顺口溜都是对句，这就是中国语言的特色。所以这是自然的，不是有心的对偶。到了三国曹魏的时代，曹操和他的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都写诗。而在这三个人里面，曹植作的诗数量最多，而且最有名，曹植的诗对偶就开始增加了。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迎陵课堂）



宁江渡夕阳

吴娟

抬眼一瞥，我怔住了！

一颗硕大的落日悬挂在天边，全是软软的黄，像极了小时候爷爷奶奶手里提的灯盏，温暖而明亮。被渲染的天空，或融融红，或微微紫，或浅浅橙，映在江面，落入水中，波浪细跃，掀起满江碎金。这时，一艘小船不慌不忙的向这边驶来……“金波褶皱微风吹，斜阳照水晚舟归”。诗，不在远方，就在前方！同伴们纷纷拿出手机、相机记录这绝美画面。对于太过美好的事物，我往往无能为力。紧紧盯着眼前这一幕，忘记了呼吸，仿佛自己便是其中的一片云霞。明明没有眨眼，一恍惚，落日却已在山边只露出了半个脸，像在竭力地嘱咐什么。我们沿路而下，轻轻赞叹，悄悄雀跃，生怕惊落了欲落未落的夕阳。

《巫山县志》有诗称赞：“千条白练罩江边，无数歌声透晚烟，掉到中流真知在，浑如天上坐春船”。

识得此景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境中。

曾经的宁江村，房屋错落有致，院前屋后随处可见黄桷树、榕树，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树，繁茂如盖，相互掩映，颇有“人家都在绿阴中”的意境。村里狭窄的巷道两边搭起板房摊位，小商小贩聚集这里，卖把把、糖果等。村外有一坡几十级的石板阶梯，路面被上上下下的人们脚踏的光溜平滑，仿佛能照见忙碌的繁华。大宁河水碧绿如绸，弯弯绕绕、悠悠荡荡，欢快地淌入长江。在大宁河和长江的交界处，有一渡口—宁江渡。宦官商贾、平民百姓，卖货卖货、进县城、走亲戚、上学……朝朝暮暮、冬去春来年复年，渡船来来回回不知载了多少欢乐和忧愁。傍晚时分，夕阳照射，金色的涟漪，犹如串串音符，荡漾而去。小船渡着满载而归的人们，划进了如诗如画的风景，划进了祖祖辈辈、老老少少的记忆深处。后来，龙门桥的架成通车，渡口日新月异，再后来，随着三峡工程大江截流，水位上涨，宁江村淹没了，渡口淹没了，老船工和小木船也消失了，这里也成了一汪平湖。

换新装，续文脉，还新韵，护生态。近年，重塑的巫山八景之一的“宁河晚渡”生态景观，正容焕发。

绿草如茵铺展而去，秀木成片成林，花团紧簇点缀。干净整洁的青石板路，时而曲折起伏，时而辗转延伸……穿拱门，入河水，“一叶扁舟渡白横”，清闲自在，如渡口的野草。岸边的芦花，一丛丛，一簇簇，绵绵软软，絮絮团团。微风拂过，枝枝芦花袅袅摇曳，你挨向他，他靠着你，欢快地传递着讯息。木柱、青瓦、石凳、檐角微微上翘，别致的歇脚亭，优雅地倾听着游客的欢声笑语。

夕阳坠入江底，溢满满城灯火。对面的那座城，灯火闪烁，流淌着静谧，跳动着欢乐，倒映在江面，拖出长短形状不一的灯影，水光浑成，彩光粼粼，零星的船只在江面游弋，相映成诗意的画境。不知是江水成就了灯火，还是灯火衬托了江水。

（作者系县委宣传部干部）



《樱桃花开春来到》

曾露／摄



春，酝酿。

早春，满含着希望。

这个早春，满满的能量。

莫道冬日凉，今年春来早，三天大年过，初四春就到。这一天，约好了似的，小小的巫山城，进城和出县的方向车流如织。尽管，途中人早就在高速路上“快乐”地发出了“两小时行进5公里”之类的感叹，后来者却依然一波又一波，义无反顾的前赴后继，争先恐后地赶在立春的这一天，加入那指向山外的箭头，融进同向未来的步伐，开始了一年新的征程。这一串虽然起步不易却倔强执着，一路启速奔向希望和梦想的车流，成了会让很多人念想一年的壮美风景。

这个春节，虽然疫情的警报仍在全球延续不断，咱们过年的氛围却一点也未减，国家的支撑使得咱老百姓能够把每个小家的日子过得安安心心，每家每户在平安宁中历经不易却也收获着满满的一年。回家过年，回乡省亲，回归田园、寻梦童年……穿梭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行者和归客越来越多。因为，归乡路，变得没了多远；老宅屋，变得越来越宽；山里的山；变得越来越绿，峡谷中水；变得越来越清；家乡的天，变得越来越蓝。更因为，经过一年的奋斗，收获满满的人们，变得越来越有底气，也对春天之后的未来更加期待。

读大二的儿子，到家就已经快过年了，儿子回家，这可是我们盼了半年的事儿，可那拖着行李、略显疲惫的小身板儿没显出多少我想看到的回家的惊喜。没进门，歪着头看着门口去年的对联，在应付了他妈妈自作多情地拥抱之后，挺正式地向我伸出右手，握着这只已经不像多年前那样拉着就甩不掉的手，我不由自主地说道：“欢迎回家”，他回应我的

早春

欧阳斌

却是一句淡淡的问话：今年的春联还没买？我随口说了句“等你回来了承办”，他却一口应下了，“好，我自己写”，说完就进去找他奶奶去了，我也就再没去想这个事，买回红纸，搁家里都几天了也没见个动静。

直到腊月二十八的傍晚，我刚回家，这小子给我出题了，他说上联他已经想好了：“年年岁岁念春景当思”，这个读理科的家伙能想出这么一个上联，我还真没想到。其实，这一刻，不仅仅让我突兀一下回想起一个都快要忘记的成语“春景当思”，更让我意识到了，咱这个已经常年不呆在家的儿子已经不再是以前那个懵懵懂懂的娃娃了，虽然还没有经历太多风雨，却已经自我意识独立，是一个比我更有思想、意识更超前的大人了。突如其来的幸福感一下子充盈了我全身，作为一个已到知天命之年的老百姓，不是富翁却也丰衣足食，不是总裁却也工作稳定，生逢盛世享太平，屋有老母康健在，家有孩子初长成，心宽体健随意行，这不就是咱的幸福生活吗？我找到了我的能够如此自在的原因，下联一下子脱口而出“事事人人愿唯吾知足”。我们俩父子相视而笑，来自血液里的默契预示着咱这个普通工薪家庭在这个早春的祥和与安宁，可是，横批怎么用呢，我和儿子想去想来都觉得差点意思。这时，在厨房忙着晚饭的妻子走了出来，这个在疾控中心工作的医生，虽然也有大学学历，却是我们父子多年公认的文盲。没想到，她的横联却让我和儿子拍手称绝，无

论意境还是这个冬天，我们所有人的心愿不就是这个吗？“春暖花开”！

我和儿子不由而同地向这个穿着围裙、卷着衣袖的的黄脸婆鞠了一躬：“辛苦了”。是的，这个女人——是儿媳、妻子、母亲，让我们这个家迎来了一个更比一个暖的早春；这个女人，——是医务人员，她和她的战友们用骨子里的医者仁心、与身相随的责任担当，使得我们整个社会也相信：春暖花开，一定就在这个春天。

当儿子用他还稍显稚嫩却已笔锋有力的字迹将对联书写出来贴到门前时，已经87岁，为重庆市老年书画协会会员的母亲看得喜笑颜开，连连称赞，这幅春联，在她的心里，比她被选进专辑的书画作品还要好上百倍，因为，无论这幅对联的内容和字迹怎样，都是她一生努力的成果，都是她永远的期待与梦想，这个早春的祝愿，是她满满的收获，是她母爱的回响，也是一个小家生活的原来模样……

们陪着母亲打了半天世上最幸福、最惬意也最轻松的麻将，一家人在温暖之中快乐着我们的快乐。

母亲的兴奋没有因为这半天很顺手的麻将而结束，麻将桌上的惬意仅仅才是真正兴奋的开始。因为，这一天，北京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双奥之城，作为一个经历过时代变迁，经历过新中国全部历程的老共产党员，她早就在关注着这一天，晚上，守在电视机前看着冬奥开幕式，她评析着我们都惊叹不已的高科技和赏析悦目的盛世篇章，看懂了几乎所有的寓意，满含欣喜地给我们讲东道西，感叹不已。

其实，我们每一个国人，谁又没有期待着这一天呢，这个早春，离新中国回归奥运大家庭也就短短三十多年，可咱从许海峰射下第一枚奥运金牌到2008年圆满承办夏季奥运会，再到今年立春北京冬奥的华彩开幕，第一个双奥之城北京代表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华丽转身；这个早春，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在全世界持续新冠疫情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傲然宣布全面脱贫后的第一个早春；这个早春，咱自己的航天员第一次从太空向我们发出来自天外的祝福，展示外太空的悠远风景；这个早春，强大的国家用他的宏大身躯和宽广视野呵护着咱一个一个小家，依托高山，笑迎大海。

这个早春，让我们不再怀疑：春暖花开，面向未来。

